

四明叢書
一
張宗祥



春雨樓初刪稿目錄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卷一

碑記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卷五

贈序

卷六

疏引

卷七

志銘

卷八

狀傳

卷九

祭文

卷十

雜著

春雨樓初刪稿卷三

清鄭 董秉純抑儒撰

序

古樹詩續集序

吾友邱東河學敏家南江之東皋二十里舊宅有三樹
焉蓋自南宋迄今六百餘年物矣國初有詩人玉冊先
生者居此堂嘗作詩徧徵同社和之而李先生果堂爲
之記詞章流播不脛而走予嘗於杜茶村鄧孝威集中
得其題詠則一時之風流可想矣乾隆丁丑東河以賢

書至都下出泉堂記徧示都下名士屬而和者復數十人越五年裒然成集將續刻之而問序於余余維此樹之傳久矣雖其突兀偃蹇盤龍攫虬風霰不蝕野火不燒自足長畱天地然自邱氏聚族有此堂卽有此樹海內未有過而問者五百年玉冊出而樹始傳又百年東河出而傳愈遠名流大老弄翰展卷儼然青銅白石掩映茅堂老屋之前信乎子孟子所云有世臣之謂而非喬木也夫班孟堅之賦西京曰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使玉冊與

東河生長寒門下戶雞棲豚柵豆蒔瓜棚雖欲表彰先
澤傾動海內繫雉媒而求龍友其可幾乎命律者呂召
雲者龍千尺之桐乃棲威鳳干霄之枝不巢妖鳥惟茲
樹遠有蔭芘條葉布澤蟠根苞基馴至於今而詩書禮
樂冠裳文物之流風愈遠滋大然則古人不忘角弓必
拜嘉樹豈不以是也哉顧玉冊當滄桑鼎革之初所交
游大半采薇食蕨之徒席帽麻鞋之侶所輯詩多變徵
之音白楊荒楚昭言伍之詠歎什之今東河生重熙累
洽之朝驚序駕行金舂玉容其夔華者皆朝陽之梧桐

也其雖嗜者皆高岡之鳳凰也雖其優劣不在於是而
運會使然則不可謂非東河之幸矣昔廣陵鄭超宗家
有黃牡丹一樹盛集名士賦詩虞山錢尚書定黎美周
第一一時呼美周黃牡丹狀元茲集出其與杜鄧諸公
不知誰當爲狀元者東河將使誰定之

范逢吉集名公尺牘真蹟帖子序

明嘉隆閒少司馬范公東明解組里居喜藏書作天一
閣盡購海內異本列爲四部琳瑯插架縹緗充棟其從
子鴻臚子宜尤愛法書名畫凡唐宋元明名蹟及異國

人所作怪雅畢集每司馬得一奇書鴻臚或借鈔不應
必重購得閣中未有本具酒茗佳餚迎司馬至其家爭
誇耀爲笑樂是則承平士大夫之韻事故家族望之風
流杲堂李先生序之詳矣垂二百年范氏之後賢莪亭
永祺集勝國以來名公鉅卿騷人墨客居士公牒私書
之手稿寸絨尺素之墨蹟數千百紙補綴裝潢薈爲十
鉅冊於是同學諸君爭羨莪亭以爲嗜古拾遺有六一
之博雅纂言記事追退之之勤學世食舊德胚胎前光
司馬鴻臚之澤庶乎不墮而予獨以爲非然也學者戒

讀無益之書況敢爲無益之舉古人著集流傳精之神
乎身心性命顯之關乎世道風俗淺之亦以存典故記
章程必非供嗜好也使莪亭徒誇淹雅愈博愈勤不曰
玩物者喪志乎夫今風俗靡靡甚矣濫惡之詞令各有
習套無益之寒溫刊爲定例但發一函卽可不揣射而
歷歷條舉政蹟必龔黃召杜文章定枚馬班楊開尊之
家皆北海出門之路盡步兵斗粟尺布必銜環結草以
報口噓指拂卽割臂銘心不惜此等繆種癘疾自其多
生薰習以迨於童習白紛各紉其師說癥結於膏肓臆

府其將使誰告之而誰正之尤其甚者狀牒凡通於上官雖甚拂逆必甘言媚詞作婦人孺子狀民隱何以達吏情何以伸至於蒼赤偶變成局一翻詬詈告詰無所不至人心風俗遂不可問而不學自用之徒又以杜撰爲脫套臭腐無知之輩反詫雅音爲野合使以莪亭是集震聾啓瞶立懦廉頑使人世知朋友之道原以勸善規過上下之交亦有獻可替否鳥獸之內不登俎疏越之響有遺音正風俗挽人心存掌故不皆於是書重賴哉或曰君言固也然今所刻尺牘至多何獨善莪亭子

曰刻本眞贋莫辨古之名臣章疏多增刪失實何況簡帖韓文公不刪上宰相書大儒之不自欺移之後人改頭換面矣又況鴻椽散彩寶籙留香走龍蛇而飛雲煙予見前人序董文敏集謂其搖筆染翰散華落藻如龍一鱗如鳳片羽海內藏弄卽莪亭之什襲愛玩與後世人興起寶慕可知矣豈但司馬鴻臚爭欲鉤致誇耀哉莪亭工隸書喜賞鑑圖章名畫其讀書也元元本本務窮盡道理而後止今卽不以同學諸君之言謂不然不於吾言契會最遠乎

呂紹簡臨許實夫容印譜序

自李斯變篆籀爲八分而李斯之篆幾至失傳唐人三百年中李陽冰而外無能精此者宋興先有吳之徐鉉兄弟蜀之林罕楚之夢英中州之郭忠恕其從事於說文之學最盛終宋之世尙有張謙仲虞仲房李巽巖元亦有吳衍皆能探古篆之源流而入其奧窔字體既正筆力復蒼古雅健明世士習陋於帖括從事古學者稀其足以紹先正者無聞焉本朝有淮人張亟齋者顧亭林極稱其篆學之精顧所謂精者考校字畫而已非有

李徐之筆法也然明人於篆學則疏而以篆文彫花乳石印則最盛私印之行宋以前亦俱用五金鑄造元人王元章始創用花乳石彫之所謂煮石山農也明人倣之盛行於時幾乎家有蒼頡之傳人入相斯之室然求其不軌於古而刀法者勁可以卓然名家者惟文三橋何雪漁兩家而已百餘年來海內工篆字者首推趙凡夫而刀法之精則徐聖思丁原躬許實夫雖各有所長皆能得文何之傳而化其形迹非近日榕城林時瑞輩可及也予於庚寅之春來濡陽應張五孝廉仰山之招

仰山殫精此道幾有屐鍛之癖而少可多否持論過於
刻苦顧獨稱其友趙州呂君居敬至夏杪居敬來訪予
譜筠書屋出其生平篆刻相質予不敢強以爲知而仰
山獨拍案叫快謂可稱寰中一岳予以篋中所攜文何
兩家筆法證之往往而合乃居敬謙不自是謂古人作
字必取名公法帖用力臨摹而後工何獨刻篆不然擬
取舊得許實夫殘譜一一倣而臨之予極是其言而仰
山欣然爲買青田壽山嘉石數百斤贈之居敬歸趙州
閉戶獨坐凝思渺慮旣裁定乳石之方圓大小盡取其

大小篆回鸞柳葉彫蟲各體細摹之切玉鏗然奏刀割
然數年而告成事復盡畫以示予於京師且復欲與仰
山案舊譜列之於冊而請予爲之序予曰子之技工矣
抑子之用力亦專矣古人研京練都弄九飛矢精力所
詣何之而不造其極然則子之所造吾不知於陽冰文
何諸公何如如以視實夫定當青出於藍矣抑吾讀鮚
埼亭集歎張亟齋記篆詳審精密而不得置身廟堂考
定石經以光文明之盛則予於居敬是冊將徒賞其用
力之勤而工於以技自名乎抑憫其嗜古之深而窮老

於一巾乎試以語之仰山必有感於予言

雲南鄉試錄後序 代

雲南古梁州之極邊自楚莊蹻西略通中國迨漢爲益
州數千百年閒僻在西南去帝王之都常隔遠聲教所
不訖雖司馬相如諸葛亮之徒躬親建節開諭訓迪而
人物之見於史冊者盛覽張叔張志成而外寥寥無多
表見焉豈非治化之有未洽而人文未啓也哉逮我本
朝聖聖相承風聲四達窮髮之國大漠之野無不隸我
版圖被之汪濊況碧雞金馬之區久爲承流宣化之所